同题一组·树木传奇

# 年长的事物让人起敬

□ 漆宇勤

我总觉得，封山久了，山里的树木就会加速长大，长成古树，小时候常听的古树精便会成为现实。这一类的故事在乡间言之凿凿，由爷爷讲给孙子听，洗衣的张嫂讲给李婶听。

这些千奇百怪的乡村传言的背景里，山要足够深、夜要足够黑，而树呢，要足够大、足够老。

只有足够大足够老的树木才会拥有智慧，拥有灵性与神性，成为与人类一般无二的生命。它们像一个年长者，慈祥地看着后辈，拥有满腹的睿智却不说出来。

在从事地方文化研究的过程中，我发现赣西地区的“人间神”特别多。过去人们在生活困顿中求助无门，然后得到了某个人物的帮助，自然而然就将其视为神明感恩，如果这样的事情多了，这个神明在一定地域内就成了普遍供奉的偶像。然后，借助民间传说与口耳相传，进一步往他身上添加各种灵异事件和护佑行为，最终完成了一个人间神的定型。

除了真实的人物之外，被奉为神灵的古物、古树也特别多。考究发现，古树古石等“古物”“大物”成为神灵的过程，大体也与真实人物被视为神灵的过程类似。

这是南方地区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，很多古树大树之所以在漫长的岁月里得以存活至今没有被砍伐，不是因为它的生态价值或经济价值，而是因为它被人们自发赋予了某种神性，从而拥有了威慑砍伐者的力量。

在我小时候，看到稍有年岁的树木下往往是时有香烛缭绕，附近的村民遇到难事往往祈求于树前。同时，人们普遍认为古树下有“坛神”，不能碰触冲撞。

类似的杉树、松树、檀树冠以“仙”名的，遍布于赣西乡间。

也对，这些古树大树们活了那么久、见了那么多事情和风雨，即使没有神性，也应该有了几分故事性。

扎根于芦溪的一棵古荆柴树就是这么一棵有故事的树。

宋庆历元年（1041），年仅24岁的周敦颐职务调动，从洪州分宁（今九江市修水县）主簿任上调到袁州萍乡芦溪镇（今萍乡市芦溪县）“摄市征局”。此时的周敦颐，还没有写出《爱莲说》，没有后来儒家理学鼻祖的光环，没有成为名动天下几代景仰的大家，也没有通判一州或提点一省刑狱的威权。他还很年轻，只想老实本分地做好市场上收税的本职工作，如果有暇，再像其他年轻文人那样写点诗文，顶多再瞎想一下天、地、人生之间的关系。

公务之余，周敦颐更多地寄情山水、遍览群书，在山水、典籍里进行双重的寻古探幽。他一边吟咏自然风情，一边探索思想疆域，开始构建自己庞大的哲学大厦的地基。某一日他悠游乡野时在附近山脚看见一棵硕大的荆柴，文人之态迸发，回家后马上写下一首《咏莜山石荆柴王》的诗：

莜山石上荆柴王，世间只此别无双。

久经沧桑风骨在，苍劲挺拔傲雪霜。

荆是一种灌木，多丛生于原野，萍乡人俗称荆树为荆柴或黄荆柴，既是一种草药，也是端午民俗里不可或缺的一种物品。作为灌木的荆柴自然不怎么高大，也很少见成为古木者，但周敦颐却在芦溪看到了一棵高大如乔木的荆柴，自然称奇呼为“荆柴王”。这首吟咏荆柴王的诗，与周敦颐后来传世名篇《爱莲说》中的佳句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；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”，两者思想内涵倒是有相通之处。或许，此后作为理学大师的周敦颐，其基本的人生哲学，在作为基层税官时就已经形成。

对这棵被周敦颐吟咏过的荆柴王，当地民众精心呵护，千年过去，如今它依旧生机勃勃，挺立着自己近20米高的身躯，证明大自然中卑微如荆柴的草木，也可能顶天立地，也可以在古树名木中拥有一席之地。

这株荆柴确实值得骄傲。我愿意用崇敬的语气，逐一读出与它同样被列为“树王”的其他一些大树：超过350岁的长红櫈木，家住上栗县金山镇白鹤村桐坑，胸围2米；大约500岁的黄连木，家住上栗县长平乡塘上村大王庙，身高15米；1200岁左右的侧柏，家住上栗县杨岐乡杨岐村普通寺，有佛家气度；大约800岁的红豆杉，家住湘东区白竺乡黄岗村门架岭青草湖，胸围5.1米；年逾1500岁的银杏树，家住武功山万龙山乡槽下村，胸围 5.6米；1000岁左右的罗汉松，家住上栗县金山镇金山村瑶金山寺，立于方寸之地，见证历史风云；800岁左右的重阳木，家住莲花县荷塘乡文塘村，胸围8.5米；350岁左右的杉木，家住莲花县六市乡六市村，与一个村子同生共长……

它们，以及其他所有活过百岁的树木都值得珍惜与尊敬。

我36岁生日那天，曾专门找了一些不同品种的36岁的树木看了一遍。我发现自己曾经无比羡慕具有抵抗岁月之能的树木，其实能够活过36岁的，百不存一。不不不，或许，是千不存一。

村子里的苦楝树，自然几乎找不到36岁的，它们早成了柴火或在某次无关大雅的“碍事”中被砍伐。而其他的杂木，几乎也都是如此而遭遇斧柯。至于其他的樟树、桂花树等等，大兴土木小兴土木甚至主人的一时兴起都可能倒在走向36岁的途中。只有极少数，极少数的极少数，能够幸运地躲过斧头锯子，躲过岁月侵蚀，躲过风打雷劈，活到 36岁以上，活到百岁千岁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大树才能成为天地间独特的存在，大树才能成为一种自然的尊严与神秘，让人类顶礼又艳羡。

尽管我也曾说过大树屡见不鲜，但若放到其庞大的基数里面去比较，又似乎并不多。在我生活的小城，383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究竟曾有过多少草木呢？它们枯荣，新生，长大，死去，在几千年里不断更替。林业部门的统计数据说，目前存活的百年以上古树只有1000多株。它们的长辈和后辈，它们的亲友和邻居，都已经消逝在岁月里，重归于泥土中。

悠远的时光里，许多鲜活的东西都成了历史，成了尘埃。

唯有这世间所存不多的古树，将见过的故事、听过的言语埋在心里，将经过的风雨、浓缩的历史刻在年轮上。让人们一见它们便觉得恬静、悠远、清新、古朴，有了真实的豁达之感。

是的，豁达。只有这少数的草木，代替着众多的草木活了下来，成为大树，成为古树，成为 “活化石、活文物”。

它们越活越深邃，越活越厚重。活下来的古树以其优美的形态、丰富的人文内涵，凝固成了诗与画。凝固成了诗与画的古树等待我去寻访、交谈。

它是大地上的智慧者，将告诉我诸多的秘密，也将承载我诸多的情感依托，那一代一代在树下低语过的前人，借助长生的树木，传递出温暖的力量和文化。

可能也因为这个原因，自古以来，人类对古树就饱含着特殊的情感。以古树为题材的神话传说、人物故事、历史典故、诗歌及绘画作品构成了人文学科里重要的一个系统。

没有脚的树木，不会行走；没有嘴的树木，不会说话。

它们只是长高、长大，长成了大树、古树，便拥有了灵性与神性，成为与人类一般无二的生命。

# 木化石

□ 张子

三头健壮的水牛，你呼我应，从一段油光水滑、质地细腻的黄杨木中缓缓走出，展厅顿时“哞”声四起，大家驻足倾听。木雕艺术馆馆长介绍，黄杨木适合雕刻，因其颜色亮黄，富有表现力。木雕主张顺应木头天然造型与真实纹理，以简驭繁，浑然天成。世上树木本无贵贱，只因人间实用理性与价值秩序的介入，才分为三六九等。据说，紫檀木、黄花梨、金丝楠木、黄杨木名列前四。若遇匠心，朽木皆可雕，如此，何来贵贱？

随后，我们来到乌木展区。树木因地震、泥石流、洪水沉入地底，经千万年时光的发酵，化腐朽为神奇，炭化出独有的气孔与纹理，蜕变出木的古雅和石的神韵，因颜色多呈褐黑色、黑红色，统称乌木。依阴阳五行之说：东方主木，乌木被誉为东方神木。水生木。生者，化也。朽木遇洪水化生而不朽，永不褪色、不腐朽、不生虫，正所谓“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”“无成与毁，复通为一”。水主阴，乌木又称阴沉木，有弱德之美、群德之善。

上善若水，水生万物。万物遇水，便灵动起来。璞石经刀砍斧削，去芜存菁，开料出坯，又经匠心设计，雕琢成器，终需水的润滑降温、打磨抛光，才能显露出晶莹剔透的玉质，由粗而精进而妙。昆曲的水磨腔，在时间的涓涓细流中，经年累月地细细打磨，运气婉转，细腻润滑。如此，方能唱出杜丽娘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，在幽闺自怜的哀怨深婉，百转千回。世间妙物多出自天工与人力的妙用，可谓天人合一，万化归一。

水生物而灵，人遇水则明。出差封闭的几天，没有手机。世界突然安静下来，时间缓缓流淌。工作时，大家一起商讨，如手艺人般慢慢打磨手中的活儿；散步时，谈笑风生，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当止。春雨，山居，内心被山泉涤荡清洗，澄澈透亮起来。忙里偷闲，我偶尔窝在窗前藤椅中，读上一两页书。窗外绿树成荫，一湾清泉窗下流过。泉边菖蒲、兰草参差错落，点缀成篇；菊花绣球相拥而生，自在自适；金银花独自攀援，爬到窗前，暗香私语；野生刺莓，酸中带甜，是随手可摘的餐后水果。耳畔雨声淅沥、泉水泠泠；近处鸡鸣鸭叫，此起彼伏；远处鹧鸪满山游吟，遥相呼应。那一刻，心如止水，神游太虚。

继续前行，一尊“昭君出塞”撞入眼帘。她通体木质，但头部与身体石化为玉，材质为木化石。木化石，是时间包浆的艺术。树木沉入湖底，逐渐被淤泥埋没包裹。在缺氧的环境下，含有硅质和钙质的地下水日日淋滤渗透。经年累月，朽木的有机质被水中的硅质矿化物取代，木硅化为石，石结晶为玉，形成木化石。如风行水上，自然成文，木化石经造物神工的雕琢、时间水轮的打磨，木化石，石化玉。它是时间的足迹、水的纹理，是“参万岁而成一纯”，以天合天、浑然天成的妙物。由是观之，粗物而至精物，精物而至妙物，皆因“化”字使然。

木化石，是木、是石、亦是玉。庄子云：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；无物不然，无物不可。朽木可雕、璞石可琢，人呢？

映象乡村

# 麻 事

□ 曾亮文

苎麻又长起来了。

坐标是校园的一角，一蓬苎麻正热烈地生长，它们用窈窕的身姿讲述着一茎草木的故事。

夏风徐徐吹过，苎麻的叶片像孩子的小手兴奋地翻动。那位尽心尽职的园艺师总是嫌它们长势太盛，挡住了邻近的花草，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将它们割掉，但是，不出十天半月，苎麻又倔强地长出来，这不仅仅是生命的重复，更是一棵草本的胜利。

我总是痴迷于它们的世界，就像被一根绳子牵引着，每天去靠近它们、窥探它们隐秘的世界。苎麻叶子阔大，比我的手掌还要宽，拖着一个长长的尾巴。麻叶阳面粗糙，背面密披一层雪白的毡毛，那是一种高级的白，一种无可匹敌的华丽。

许多年前，村庄里的苎麻园像一个个绿湖碧波荡漾。那些丰沛而结实的生长让每一个日子都生机盎然。

那些苎麻自我出生就长在那里了，我猜，也许是与我家屋前那棵樟树一同抵达村庄的。母亲对植麻十分上心，除了必要的施肥、间苗，还时不时地锄草、打枝杈，像养育子女一样用心。苎麻从不辜负她，非常勤奋，不消三五天，就能够长高到一拃有余，那种不管不顾的生长，昭示出无尽的生命活力。这世间，植物对生命的追求比人类还要热烈。

在苎麻日渐丰满的时间里，季节迫不及待地向夏天的深处走去……

在吸足夏日的水分与日光后，苎麻一下子蹿到一米多高，甚至比我还要高。一园子的苎麻，更是一园子的绿，拥挤不堪，风一吹，像田野里此起彼伏的稻浪。偶尔鸟儿从远处赶来在碧叶间上下翻飞，各种各样的鸟鸣，装饰着苎麻的梦，也装饰着村庄的梦。一种植食性昆虫也跟着来了，它们对苎麻的叶子情有独钟，麻园是它们富足的家园。它们有一个威武的名字——天牛，孩子们喜欢空手去捕捉，我奇怪它们的名字，它们样貌不像牛，倒似戏剧里的角色，触角一节黑，一节白，在阳光下晃动着，像极了武生头上的两根雉翎。天牛外壳坚硬，像披着铠甲，很凶的样子。但是，我们不怕它，它是小孩的宠物，也是手中的活玩具，让我们的童年时光增加了许多欢乐。天牛喜欢在苎麻的密枝茂叶间安家落户，然后产卵、育儿，过着忙忙碌碌的一生，一季又一季……

麻园也是孩子的避风港。有时，为了躲避大人的惩罚，藏匿其间，它们茂密的叶子，隐没了我瘦小的身子，我屏住呼吸，听着父母急切的呼喊，以及从我的旁边匆匆踩过的脚步声。然后，我开始捉天牛，累了就沉沉睡去，一直到日落西山，我才从睡梦中惊醒。一个小小的园子，收藏着一个孩子的欢乐与秘密。

在我的眼里，苎麻的一秆茎，一片叶，乃至一粒果，都蕴藏着无限的风光。苎麻开细细的花，色黄白，《本草衍义》说：“苎如荨麻，花如白杨而长，成穗生，每一朵凡数十穗，青白色。”它的花有一种朴素的美，不过，我颇少见到它们的花朵，一般等不到它们开花，母亲便迫不及待地将它们刈割了。

通常是在五月份，苎麻被母亲用镰刀一片片地放倒，然后扎成一捆一捆，再将其拖到池塘边，放入水中去沤。为了让麻全部没入水中，还要压上一块重的石头。三两天后，将其捞起，拖上岸，置于开阔的空地上，让烈日晒一下，挥发水渍。苎麻一年大约收割两次，每割完一次，生命陷于沉寂，十几日后，空荡的园子里马上又会长出一茬新的麻苗，约莫两个月，又会迎来一次收割季，母亲再次将它们放倒……生命一茬接续一茬，时光周而复始。

苎麻从园子里长大、出发，经由女人的手，进入池水里，然后，它们以另一副面目再次回到村里，重新回到女人的手里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村子里一下又忙碌起来。女人们将沥干水分的苎麻搬到空地，坐定后，拣定一根苎麻，先捋去青叶，摘其叶顶，留其茎秆，一气呵成。接着从茎秆的一端将其青皮剥下，一根一根整齐地摊放于竹竿上，等青皮晾干水分，置于水中浸泡，让其脱胶，然后再晾干、自然变白。程序简单，过程却是繁复的，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。一棵麻的生命历程沉沉浮浮，那些疼痛的经历就好似一棵麻的生命劫难，仿佛只有经过这一遭，苎麻才算是真正成熟。“东门之池，可以沤麻。”据悉，浙江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里，出土了苎麻布和细麻绳。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美妙的想象：4700年前的夏天，我们的先人刈麻、浸麻、打麻、刮麻、晾麻……这些热闹的劳动场景经两千多年的时光，经由文字的馨香幽幽而来，生动而又清晰。多年后，我知道，它们还有一个好听、大气的名字——中国草。

许久许久前，村里的一位老奶奶总是在自家的堂屋不厌其烦地织着夏布，每日如斯，机杼声声，布韵留香。她织出的夏布薄如宣纸，软似罗绢，用其缝制的夏衣熨帖得像人的一层皮肤。村里的许多小孩好像都是穿她织的夏布长大的。

印象中，冬天晴好的日子，女人们喜欢集中到一个空地。她们熬好米粥，就着鞋样，用细细的麻线给男人打鞋底、做布鞋，一针一线里，充盈着生活的美好与希冀。男人们穿着千层底从村庄出发，涉水蹚河，翻山越岭，凭手艺，走四方。

麻绳，这是苎麻生命的又一次升华。女人们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剪刀，脚底放一碗水，一条矮凳和一个篾筐，将麻皮分成两绺，左右手娴熟地交替进行。在简静的时光里，麻完成了有形的蜕变，化成麻绳，不断地长粗、长长，像岁月一样悠悠长长。

搓下的绳子，孩子们用来牵牛，在青草里放牧，有时在院里扎个秋千，将自己荡得很高。大人们则将麻绳绑在扁担上，将一担担的稻谷往粮仓里送，将一箩箩的番薯往家里挑。那些生活的物质被一点点地挑进家里，就好像搬进来一轮轮太阳，让炊烟在屋顶上永远飘荡……

自然界的一草一木总是毫不吝啬地温暖着我们的生活，苎麻也不例外。

怡情诗笺

# 去葛源吧

（外一首）

□ 彭文斌

野花开着，鸟鸣催着时光，蝴蝶从枫树下迎来
土墙还活在九十年前，流水的抒情没有改弦
葛源与我的故乡一样
用光阴写着这些词语：宁静、平凡、生死、爱恨
葛源的海拔有别于他处
丈量对象除了庄稼、土地和牛羊
还有刻进骨骼里的精神

去葛源吧，去闽浙赣苏区的省会
听两条半枪如何改变泥土色彩
看犁铧翻耕尊严和觉醒
我不准备推开历史那扇大门
只想与草木谈枯荣，谈一种爱，叫燃烧自己
只想找一滴水、一颗石子、一朵阳光的位置
只想从时间长城里抽出一块砖
嵌入我的脊梁

高大的山峰从来不语，风雨不过是落叶的一种
在葛源，每一件事物都那么真实
比如粮食，比如布匹，比如牺牲，比如信仰
我在山下抓起一把泥土
那里面的波澜壮阔，那里面的血雨悲壮
化为缕缕芬芳
我还看见一群女子默默缝纫
产品不再是灰布军装
它们叫和平、幸福、安逸

去葛源吧，去一个山风苏醒的古镇
最好把自己种植下去
然后剥开一枚叫爱的果实

## 三湾的风

风从枫树坪来，用一种湘音温暖九十七年岁月
风从练兵场遗址来，用一种叫“官兵平等”的果子喂养队伍
风从历史深处来，传送“支部建在连上”的春讯
一座村庄的风，最终孕育了一个崭新的共和国

我走在三湾的老街上，渴望解析风的方言
想象一颗火星如何点燃黑夜
我走在那些老屋的心脏里，聆听风拍打着
三湾瘦小的躯体，想象一束光
如何照亮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
风啊，藏着多少玄机和奥秘
让多少人饱含热泪，一生受益

风中，新型的人民军队仿佛绿芽吐露生机
无字之书，记录着三湾的高光时刻
挫折和失败没有什么，整编，破除旧军队的陋习
让党指挥枪杆子，让枪杆子代表百姓
风吸纳了五湖四海，风又吹向三山五岳
三湾的风啊，卑微时与庄稼同舞
高贵时跃上山巅

坐在一棵树下，任凭风喂养我
从今天开始，三湾进入我的胸腔、血脉和骨髓
此刻，一座村庄足以支配余生
四下里多么恬静
我，目送一群鸟衔着云朵飞远
像饱满的文字渐渐融于典籍

井冈山 第2308期
邮箱：cuilan1972@sina.com
电话：0791-86849202